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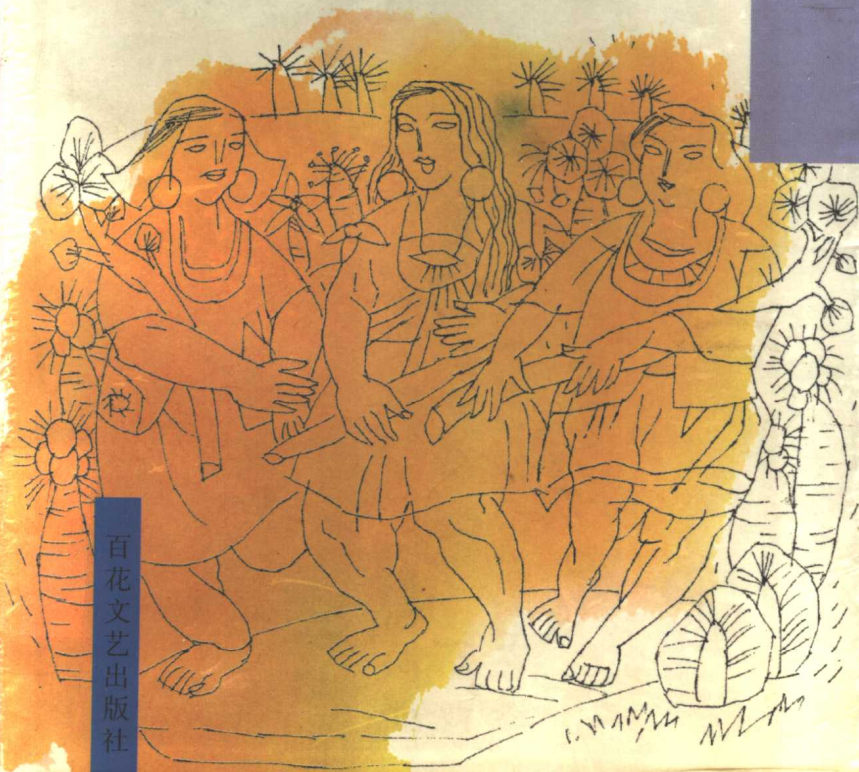
红玫瑰散文丛书

NÜ REN HE JI DU

女人和嫉妒

马瑞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女人和嫉妒

马瑞芳 著

女人和嫉妒

作 者 · 马瑞芳 著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唐山市印刷厂

787×960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0.5 字数 175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2117-3/A·1884 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被称为“教授作家”的马瑞芳，不仅在散文、小说创作及古典文学研究中成绩斐然，在随笔创作上也独具特色。作者文思敏捷，学养深厚，她的随笔自由活泼，豪放热情，语言俏皮幽默，文笔犀利坦率，在古典的精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中蕴涵着较高的艺术追求，体现作家具具有广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

自序

写文章当然需要进行周密的构思，但有时候刻意的修饰，倒不定好，有真情，不卖弄，老老实实把心里话拉家常样说出来，反而更亲切。当然，天然去雕饰也不一定就可以粗头乱服。所谓随笔，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意到笔随的东西。其实散文和随笔也没有太严格区别。顾名思义，随笔应该更随意一点。

这几年特别不想板着脸写文章，不怎么琢磨能否微言大义，能否载入史册，能否藏之名山，更不奢望凡写一文，就洛阳纸贵，就拯救了衰颓的文坛，“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情”，“我手写我感”，有读者乐意看，就有劲头写。还陆陆续续在几家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所以几年积下几十篇随笔。

纯文学不景气，出版困难，纸价飞涨，在这个时间出本随笔恐怕相当不容易，百花文艺出版社

历来被散文作家们看作是最可靠的朋友，出赚不到钱或赚不到多少钱的散文就是他们多年的宗旨。郑法清先生多次谈到，不管多么困难，“百花”都认定做散文基地！我是“百花”几家刊物的忠实作者，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各类散文图书的忠实读者，现在“百花”的朋友们将我近来的随笔编成一个集子出版，刘淑文女士在百忙中编我这本小书，不计功利，只图繁荣散文，令人感佩。这是需要真心感谢的。

目 录

自序	(1)
----------	-------

第 一 辑

都是副的	(3)
感冒	(10)
雨中行	(17)
长点儿智力	(20)
逼上梁山	(24)
遗憾	(28)
寻猫	(33)
鸡腿	(37)
阖家观球	(39)
美味鱼	(43)
眼镜的推理	(46)
小妹购物	(50)
输球	(52)

第 二 辑

毛泽东和山东大学	(59)
冰心露面和巴金出关	(63)
贺敬之爬山	(69)
马烽一字之错	(72)
“马烽一字错”之错	(75)
刘白羽的行李	(78)
莫应丰的辩才	(82)
高兰敲门	(87)
沈从文的誓愿	(91)
荒年谷	(93)
老外神侃	(98)

第 三 辑

神牛·头牛	(115)
芭蕉扇 换个调法	(119)
螃蟹教授和教授馅饼	(122)
钱不灵的地方	(126)
腰一躬,眼一斜,嘴一撇	(130)
墙包树和半边树	(134)
看鲜樱桃	(137)
作家·飞蝗	(140)
人间风光	(145)
伊敏河边话虎狼	(152)
科学的悲哀	(158)
洋雷锋	(161)

正和反·····	(163)
胡编历史的皇帝故事·····	(166)
一块钱的景·····	(170)
茄蚬的诱惑·····	(173)
由贾母的彩电说起·····	(176)
烟和导演·····	(179)
诚实的报答·····	(182)
两封给祖父的信·····	(185)
太“懂事”的孩子·····	(190)

第 四 辑

沉鱼落雁 闭月羞花·····	(201)
趣谈鸡典·····	(204)
曹雪芹和医学·····	(213)
也说蒲家菜·····	(218)
阶下囚的调侃·····	(222)
愚夫和吝啬鬼的远祖·····	(226)
头颅移植古今说·····	(229)
秦始皇和潜水艇·····	(232)
飞船和殒石·····	(235)
隔朝大聚会·····	(239)
戚继光怕婆辨·····	(242)
老农书生趣话·····	(244)
避讳妙用·····	(248)

第 五 辑

何谓聊斋·····	(253)
-----------	-------

毛主席延安论《聊斋》·····	(257)
锦绣文章巧名成·····	(262)
绛妃是谁? ·····	(268)
香菱·菱角·放翁诗·····	(271)
恒娘的夺宠术·····	(274)
非做鬼不可·····	(278)
《聊斋》中女企业家·····	(281)
阎罗障眼·····	(284)
山君作子·····	(287)
后娘化狼·····	(290)
如此父亲·····	(293)
请君入瓮·····	(297)
吊死鬼妙用·····	(301)
蒲松龄能写我吗? ·····	(304)
留仙厄运·····	(310)
柳泉的传说·····	(315)
聊斋梦·····	(321)
女人和嫉妒·····	(324)

第 一 辑

都是副的

那年我在北京三环路的一个宾馆开创作会，到市里边去看红学家胡文彬，临走时，老胡好心好意地追出来递了一瓶酒给我，说：“这酒叫‘梦酒’，是给咱们红学会创牌子的，实际上里边装的是五粮液呢。带回去尝尝。”因为我的书包小，酒瓶放不下，就用手拎了酒回去。一进宾馆门，铁依甫江施施然迎面而来，觑着眼儿看我手中的酒，用南腔北调的汉语说：“什么的酒？这是？”“五粮液的是，梦酒。”“哪儿去？你拿？”“回家。”“太重了吧，你的行李？”我立时乐了，说：“你想喝了它？还要找一个替我减轻负担的借口？”

铁依甫江也乐了。一年多以后，这位当代首屈一指的少数民族诗人就去世了。我后来有时想，那瓶装了五粮液的梦酒幸亏给了他，没准儿他因此写出哪怕半首脍炙人口的诗呢。铁依甫江来开那

次会时，另一位维族大诗人克里木·霍加已经先到真主那儿去了。他们两人的去世使文学界的朋友伤心之至。因为他们出类拔萃的诗，也因为他们平时十分幽默而有趣的谈吐。这两位诗人都仪表堂堂，我原来以为他们两个一定是维族“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才，后来我去了新疆，才发现，此乃井蛙之见！维族之所以能出现铁依甫江和克里木·霍加，因为他们这个民族整体都特别幽默和机智！

最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内地人常因自己会一门外语来雄视他人，而差不多的维族朋友都通双语且认为理所当然，他们用汉语说话时全是一种特有的腔调和语式：动词总是放在后面，喜欢在话中加个“吗”字，他们特别爱说自我调侃的笑话。一个笑话叫做“吐痰罚款”：有位维族朋友到了北京，不小心往地上吐了口痰，给巡查的捉到了，要罚款，维族朋友说：“这么大的北京连一口痰都不让吐？”掏了一块钱交给执法者，对方说该找他五角，但是现在没零钱，请他稍等一会。维族朋友很大度地说：“算了，我再吐一口吧！”

其实我见到的维族朋友多数风度翩翩，没有一个有这种随地吐痰的习惯。

另一个故事叫“请汉族阿訇”。文革中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把少数民族的干部弄下来，维族朋友就经常说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维族老汉，赶了一头

毛驴儿，驮了几个哈密瓜，到驻军那儿说：“毛驴的，瓜几个的带，上红庙子（乌鲁木齐）后门的，一个的走，干部的，我们吗，全打倒了，阿訇的一个有，干脆，汉族一个阿訇的，派！”

异想天开地让“上边”派个汉族人做阿訇，何等辛辣的讽刺！

到新疆参加笔会，我们听一直和我们一起活动的维族朋友说到这儿，立时绝倒。特别是那种维族人说汉语的语式和他们自我嘲讽的气度、幽默之至的语气，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

维族朋友幽默感的登峰造极之作，我认为是副伤寒的故事。

在文革中，因为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三结合”时，就让维族干部出任一些副职，既显得落实了政策，又不给他们实权。于是，维族朋友又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副伤寒的故事”。在全疆范围，几乎凡有外地朋友到来，必讲无疑。我从乌鲁木齐走到克拉玛依，从克拉玛依走到吐鲁番，到处都有维族朋友给讲笑话，到处必说讽刺维族干部“都是副的”的副伤寒故事：

一个维族人得了病，到医院去看，医生给他诊断为：“副伤寒”。诊断书一下，这个维族朋友火了说：“我们吗，革委会主任，副的；党委书记，副的；得了个伤寒病吗，还是副的。把正伤寒，给上一个

吗！”

这个故事，我在新疆听了不下五次，当我们一伙人给克拉玛依独山子炼油厂招待上布鲁哈山谷野炊时，在汽车上，东道主、维族朋友哈里克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

哈里克是个身高足有一米八五的彪形大汉。有一双聪慧机智、灵活善良的大眼睛，厚厚的、极显忠厚相的嘴唇，一双手足足有小蒲扇那么大小，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弟”。这小老弟是厂里的宣传处副处长。他跟我们一见面就很痛快地声明“我这个处长是副的”。在去布鲁哈山谷时，哈里克给我们讲完了“都是副的”的故事，就向我们介绍陪我们上山的粮油商店经理，一个卷发大眼的高个儿汉子。他为了让上山的各族作家吃得好，花了重金，从克拉玛依市请了个烤羊肉最拿手的个体户，还带了各种各样的饮料和吃的，简直把大家看成是些“裁缝掉了剪子”只剩下尺（吃）的人物了。哈里克幽默地说：“我叫赛买提，开车的司马义叫买买提，他吗，是厂里的粮油商店经理，叫艾买提。”

艾买提马上非常热情地同我握手，我见艾买提大约跟哈里克的年龄差不多，而且同样的一表人才，一脸豪气，立时认为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小老弟，开口就取笑起来：“艾买提，你这个粮油商店经理，当然也是个副的了？”

艾买提一愣，马上开怀大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亲切异常，说：“一点不错，我这个经理也是副的！”

因为这句“也是副的”的玩笑，我受到艾买提的格外关照。在哈萨克的帐篷里，他简直把我当成自己家的一位大姐那样，来对我进行“填鸭”，总是把烤好的羊肉极力往我的盘上放，以至于我相信，从那次野餐后，我必须再减肥五公斤才行！

这两位小老弟为什么都是副的？这是他们单位的事，我管不着。我欣赏的是他们那种以“副”的来调侃的劲头儿，那是一种以嘲笑自我、表现自信的精神。为什么我就缺少这样的精神？参加笔会不久前，学校里评职称，很多人已经预言这次我这个副教授可以“扶正”了，可是偏偏就没有！而理由呢？据说因为“年轻”。后来透露出的内部消息却不是为了这个。年近半百，还给看成是年轻，并成为一种拿下马的条件，这简直有点黑色幽默了。我的确为此事不高兴了一阵。因为放下自己更为钟爱的写作，去完成那些科研任务，对于我不能不算是一种自我克制，甚至于可以看成是一种牺牲。却得不到认可！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嘛？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自己的一切努力最后往往决定于另外的因素？而在新疆，听到一次一次“副伤寒”的故事，我觉得我太蠢了，我不应该在乎这些，我应该